

大家小品 没饵有心

叶延滨

我以为在我们的所有生活中,钓鱼是一种最阴险的行动。说这话时,我并不是一个绿党成员,我只是想到这个行为的全过程就一阵头皮发麻。说来,肉食者鄙,从素食主义者看来,炸、炒、烹、烤,无一不残忍,我也认为世界上许多事情,只要超越人的立场就极其麻烦,站在地球生态总体保护的超人超生命的立场上,地球保护法庭上唯一的被告就是人类。不扯远了,就说钓鱼,而且是非“非谋生目的”的钓鱼,整个行为是以诱惑达到谋杀的过程,并以这个过程实现产生快感。我在少年时代也钓过鱼,跟着一个比我大九岁的中学生在暑假里钓过一阵子。暑热,郊外的小溪,在臭粪坑里捞小虫子当饵,无休无止的蝉鸣,漫长乏味的期待。我

兄有通灵术,否则怎么偏偏赠我如此扇面。公允地说,画得好看得也妙,有品位又很有人世的针砭人生的积极态度。我把这幅扇面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,心烦意乱时,见这书画小品,一笑则心静。我想,在这个世界上,如我等才学者,恐怕“过江之鲫”,如果想活得自在些,在学艺之道上游得远些,大概“不贪饵”是一要诀。这些年,文坛热闹事不少,凡热闹处如有饵在水中。那年杭州休假,花港观鱼,投下几粒面包粒,可引来红浪翻飞,不亚于人们精心组织的一次代表大会。“独钓寒江雪”可见钓者有钓者的趣之所在。不愁鱼不上钩,上钩者也有上钩者的弱点。我曾问友人:“不钓鱼也不为人所钓,如何?”友人笑答:“不进赌场自然不会当赌徒。”我听后不禁节称好!钓者在岸上,鱼在水里,这场游戏玩到最后谁是胜利者?大海与落日,那是每天落进大海的一个偈语:明天见!

杨璞,五代后周至北宋新郑诗人。性恬淡好笑,善诗文。《宋史》有传,《列传第二百一十六隐逸上》载:“杨璞字契玄,郑州新郑人。善歌诗,士大夫多传诵。与毕士安尤相善,每乘牛往来郭店,自称东里遗民。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,构思为歌诗,凡数年得百余篇。璞既被召,还,作《归耕赋》以见志。真宗朝诸陵,遣出郑州,遣使以茶帛赐之。卒,年七十八。”说起杨璞的传奇生涯,还得先从他的朋友毕士安说起。毕士安(938-1005),代州云中(今山西大同)人,后周年间求学于新郑,与杨璞、韩丕、刘锡等相友善。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四年(966),毕士安举进士,官至监察御史。太宗赵匡义年检为翰林侍读学士。真宗赵恒景德初,进吏部侍郎,参知政事,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俗称宰相)。在毕士安力荐下,太宗诏见杨璞,试其文才,璞作《莎衣》诗明志。太宗授官录用,璞坚辞不受,作《归耕赋》,太宗赐给束帛,命还。真宗西行朝拜先帝诸陵道经郑州,特遣使赠璞茶、帛,并命其子从妙为官。乾隆四十一年《新郑县志》:“真宗祀汾阴,过郑,召璞欲官之。问卿来有遗诗送行者乎?璞云无有,唯臣妻

一篇。使诵之,曰:且无落魄耽杯酒,更莫猖狂爱咏诗。今日捉将官里去,这回断送老头皮。上大笑,厚以金帛赠之。”杨璞回到新郑乡间,每日以诗酒自娱,常骑牛来往于新郑东里、郭店之间,遇草木繁茂幽僻之处,即卧伏其中冥思苦想,每得妙辞佳句,即兴奋跃起,挥笔成诗。他大概因为长期生活在五代战乱的社会中,从王朝更迭中对封建统治层的不稳定深感忧虑,所以便视做官为畏途,不仅一辈子不愿做官,而且一辈子都采取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政治态度。据《桐江诗话》载:“杨璞契元(玄),一日秋晴,钓于道旁溪中。值曹公陈文惠出,从者呵之,契元竟不顾。文惠怒,摄至邮亭中诘之。契元巧纸笔供状,乃作绝句云云。文惠谢遣之。”他的诗文学作品,后来被收集在《东里集》里。璞诗俊逸潇洒,语言质朴精炼,类唐诗人贾岛、李涉。年七十八岁卒,葬县城北20公里袁堡村东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东里杨聘君集》一卷,《宋史》著录《杨璞诗》一卷,均佚。北京大学出版社《全宋诗》录存其诗六首。

郑州诗人列传 新郑杨璞

李刚太

会中,从王朝更迭中对封建统治层的不稳定深感忧虑,所以便视做官为畏途,不仅一辈子不愿做官,而且一辈子都采取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政治态度。据《桐江诗话》载:“杨璞契元(玄),一日秋晴,钓于道旁溪中。值曹公陈文惠出,从者呵之,契元竟不顾。文惠怒,摄至邮亭中诘之。契元巧纸笔供状,乃作绝句云云。文惠谢遣之。”他的诗文学作品,后来被收集在《东里集》里。璞诗俊逸潇洒,语言质朴精炼,类唐诗人贾岛、李涉。年七十八岁卒,葬县城北20公里袁堡村东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东里杨聘君集》一卷,《宋史》著录《杨璞诗》一卷,均佚。北京大学出版社《全宋诗》录存其诗六首。

然后我回来就跟我们的合伙人商量,就说我以回扣的形式再拿回20万来,这样等于我们又把价钱往下压了20万。就好比已经谈好是100块钱,我再跟对方说给我5块钱回扣,就这样成交,对方会有积极性。给了回扣以后,我把这5块钱如数交回给我们最初的合伙人,那么这件事情就等于我们用95块钱买进,如果不交回就是100块钱。当我第一次手捧那么多现金,没心动,没产生贪念,而是想到这是你为公司集体争得的利益,并且第一时间交回公司,于是就没有是非。如果你没有交给大家,你拿走了,麻烦就开始出现了。所以懂得钱的是非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做了16年的生意,而且从海南出来,主要是对钱的是非把握得比较好,整体来讲我们比较平顺,没有出事。现在来看钱的是和非区别在哪儿?在国外非常清楚,合法的钱就是“是”,非法的钱就是“非”。合法的钱就是我们说依法交易劳动所得或资本所得,利息、馈赠、遗产,这些都是合法的钱,这些钱都是“是”;那么非的钱就是贪污、逃税、洗钱、贩毒、绑架、诈骗所得,是非法的钱,这个是很很清楚。我们现在也说黑钱、白钱,像贩毒这类的钱都是黑钱;我们的工资所得、投资所得这算是白钱,算干净的钱。在中国的改革时期要区分钱的是非就难在制度在不断变化当中,昨是今非,今是昨非,此是彼非,彼是此非,有些钱有时候你不知道该不该拿,拿了它可能对,也可能不对。例如前两天公司给了我一个股票的凭据,就是当时潘石屹说以股票形式给大家发的奖金,实际上也给了我。我想起这个钱当时我就没拿,我把它放在信封里让董事会秘书处保管,我说别搁我手里,我不敢要。为什么不敢拿?因为照理说你把公司的钱通过股票送给员工,得董事会提议,股东大会通过,可是那笔钱是因为当时(1993年)募股很成功,应该给员工些奖金,那时也没概念,潘石屹就办了,他跟

我说过,我也没有太明确地说行或不行,反正他就办了。我想这个钱我要拿了就面临一个问题,我可能会涉嫌侵占或贪污;但我一个人不拿,员工们怎么办?所以我就想想了个折中的办法,把股票凭据交到董董事会秘书处,我嘱咐王连翔(董董事会秘书)一定管好。后来我们处理遗留员工股份的时候,股东会做了一个决定,就把这些钱给大家算了;那次股东大会做了决定之后,我可以从秘书处领回股票的凭据。这事其实一开始是“非”,但是这个非又不是很明确的非,也可以说成“是”,算发奖金。潘石屹当时就说发奖金,但是你要以股票形式发奖金这件事情应该是通过股东大会,可是当时连《公司法》都不清楚,所得税也没有那么清楚,所以属于是非的边缘状态。但是大家就这么做了。后来《公司法》,关于《所得税法》,包括怎么激励这些东西都清楚了,清楚以后如果你不做一个股东大会决定,不按这个程序做完,对于员工来说是没有错,但对于你这个领导来说这就叫渎职,你把股东财产随便就发掉了,而且发掉了以后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,将来员工手里拿的这个东西有可能还会发生争议,最后也许不得不再拿回来。所以作为管理者来说就面临是非的一个调整,后来我们就经过股东大会走了正常程序,经过了差不多12年,这个钱才拿到手里。可见这个是非过程是变化的,在中国的就是在这段时间,是非拿捏不好就可能栽进去了,所以处理这种状态下的钱,亦即是在是非中处理钱的是非,难上加难。我们正处在是和而非之中,商场是是非地,商人是是非人,钱是是非物,所以得格外谨慎。今天,管理者必须面对很多是非很含混的钱,比如企业之间拆借的钱,借了500万,按照法律可以不给利息,但是我不给他利息他就不借给我。我同意给他这个利息,他又提出来最好给他现金,500万的借款,一年按10%付利息,给50万现金。我明知他是逃税,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就面临一个是非问题,我借钱没有什么不对,是“是”,但是利息被他拿到了。我有时是假定他要交税的;至于没交,那是他的事。大量的问题是介于是非之间的问题,特别是昨是今非,今是昨非的问题。



小说 瑞雪

刘殿学

年前,我主持的“好风水”栏目,要下去跑稿子。车开到沙窝堡,遇上大雪!我问小陈,知道杂子山前面有个红柳窝吗?小陈对车外四处看了看,说:“可能就在路那边吧?”记得那年市里派我下基层来搞扶贫,我分在红柳窝一个叫田广生的人家。正说着,车前出现了一排银灰色的白杨树。小陈马上一扳方向盘,说:“从这条路进去。”车向前开不远,看见白皑皑的暮色深处,有了几点灯火。我心头猛一热:“前面有人家了!哎,我下去打听一下。”我咽着冷风,来到一户人家门前回路。一个女人掀开棉帘:“谁?”河南人口音。

我马上说:“大嫂,对不起,问个人家。”“谁?”“你知道田广生家在哪儿住吗?我是电视台的。”“田广生是俺男人,你找他干啥?”“啊!你就是广生嫂?天!我是股红!”我高兴得直跺脚。进了屋,我把头上红帽一拿,广生嫂高兴得大叫:“我的老天爷!你是股红者?”“哎呀!广生嫂,我们十多年没见面了吧?你还那样哎!哎,我记得,你们家原来不是住这儿吧?原来住在柳窝南边小土屋,对不对?”“谁说不是喃,前年搬到这儿来的。”她朝屋里一指,“这房子是新盖的。”我们正说着,小陈也进了屋。我们就像到了家一样,一边说话,一边看广生嫂的新房子。两层小楼,彩电、音响、电扇、冰箱、电脑、微波炉、摩托车、真皮沙发……天!连我们这些城里老

记都没武装到这个程度也!我们才说了一会儿话,广生嫂就把饭忙好了,一样一样地往桌上端。我望着满桌饭菜,不由想起那年离开她家的情景。那天,广生嫂知道我要回城了,家里连一把做拉条子的面也没有!偷偷跑到邻居家借来四只鸡蛋,给我做荷包蛋。那时,她家小儿子才三四岁,看着碗里的蛋要吃。广生嫂硬把儿子抱出去,我端着碗,听着孩子远去的哭声,怎么也咽不下!想到这儿,我忽然问:“哎,广生嫂,你家小儿子呢?”广生嫂说:“不是小儿子,大儿子了!在城里念高级中学,今年考大学,这不,他爸今天给他送钱去了。”第二天,天放晴。太阳照在皑皑白雪上。新年新村庄,一片和谐祥和的瑞象!吃过早饭,我们正要走。忽见院外边停下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。我喊:“广生嫂,来客人了!”广生嫂跑出来一看:“嗨!啥球客人?你广生哥!”



奇葩 奇妙的中医春联

王吴军

明朝有一位开药铺的老中医,每年春节时,都要在自己的药铺大门上贴出一副春联:“只要世间人莫病,何愁架上药生尘。”清朝时有一位名医,写过这样两副奇妙的春联,一副是:“但愿人皆健,何妨我独贫。”贴在自家的大门上。另一副是:“何必我千秋不老,唯求人百病莫生。”贴在自己的卧室门口。这两位中医在辞旧迎新时候,想的不是怎样仗一技之长去贪图钱财,而是真诚希望别人不要生病,身体健康,其拳拳慈爱之心,使人赞叹。

《鲁迅:刀边书话》

李刚萍

林贤治先生编注的《鲁迅:刀边书话》是一本鲁迅书话选,书名取自鲁迅的诗句“怒向刀边(一作从)觅小诗”。“编选说明”中说:“本书以‘刀边’命名,乃为凸显作者‘立意反抗’的本意,而有别坊间唯以知识见长的书话。”鲁迅的书话类文章,其实也

以知识心揣摩。而《从帮忙到扯淡》中的一段话,尤其令人警醒:“……乱点古书,重抄笑话,吹拍名士,拉扯趣闻,而居然不顾脸皮,大摆架子,反自以为得意,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,但按其实,却不过‘扯淡’而已。”在当今读书界,鲁迅的名位尽管很高,真正能领会和传承其精义的人却极少。鲁迅所深恶痛绝的“扯淡”文章,反而充斥各类型出版物。林贤治编注这册书名寒气逼人的选本,想来正是希望弘扬鲁迅书话的传统,匡正当下的文风,乃至世风。花城出版社出版

博古斋 家乡为何称“桑梓”

夏吟

与梓,必恭敬止。靡瞻匪父,靡依匪母”的诗句。它的意思是说,家乡的桑树和梓树都是父母种下的,当你看到这些桑树和梓树的时候,就自然会引对父母的怀念之情,因此对它应表示敬意。所以,在《后汉书》中就有“松柏桑梓,犹宜恭肃”的说法。后来,人们就用“桑梓”一词来比喻家乡,渐渐地便成为家乡的代称了。

恢复和发展,职工的集体福利住房问题受到关注,从1954年开始,郑州铁路管理局在“援朝新村”,“专家院”的北边,又相继盖起了几十排红瓦平房,那时叫铁路工房,先后有郑州车站、机务段、客运段等10多个站段的工人与家属搬进新居。1954年3月,郑州铁路系统赴朝职工陆续分批回国。“援朝新村”已成为郑州铁路地区基层站段工人及家属居住的较大生活区,因位居郑州车站西部,故将“援朝新村”改叫铁路西工房,沿用下来。并单独成立了铁路家属委员会来管理。1956年,西工房交蜜蜂张街政府管辖,成立西工房家属委员会。

郑州地理 西工房的变迁

王瑞明

西工房位于二七区京广北路与中原东路交叉口西南角。是郑州铁路远近闻名的铁路工人及家属住宅区。历史上,西工房这块地域,原是蜜蜂张村西边的农耕地。抗日战争期间,日机多次对郑州狂轰滥炸,这里也遭到轰炸和破坏,留下了个个弹坑,成了坑坑洼洼的荒凉废墟。一些流离失所的难民,捡煤核的穷苦人家聚集这里,成了环境污染、景象凄凉的贫民窟。解放前夕,这个贫民窟成了京汉、陇海铁路扳道、修路、抬煤工人住的棚户区。解放后,棚户区被开发,从此发生了变化。1950年10月到1953年12月,在全国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中,郑州铁路管理局(1958年9月改为郑州铁路局)共派遣47批4959名职工赴朝。工会组织为帮助赴朝工人家属解决住房困难,使其亲人在朝鲜安心参战。路局拨出专款,拆除这个破烂不堪的棚户区,从南边开始(现康复后街),盖起了5排平房,安排50户赴朝职工家属困难户入住,起名叫“援朝新村”。随后,又在“援朝新村”的东侧盖起了为郑州铁路服务的外国专家院。其覆盖面渐渐向北不断延伸,从此,结束了这里荒僻凄苦的历史。“一五”计划时期,随着国民经济的

连载

海藻因为惊吓而尖叫一声:“啊!”然后说:“大半夜的你怎么招呼不就打冲进来了?!”你吓死我了!”宋思明靠在门框上,上下打量着说:“长腿,细腰,这身打扮很好。建议你以后在家什么都不穿。”两人躺在床上,海藻说:“以后过来前请打招呼,不要不请自到,打乱我计划。”宋思明有些疲劳地说,我就喜欢搞突袭,查查你在干什么。海藻趴着说:“今天我去了你说的恒隆广场,天哪!一件衬衫三千多,一条长裤四百多。我没舍得买。”宋思明拉过海藻的手指亲了亲说:“如果我不能带给你幸福的生活,我有什么资格让你与我在一起?除了我有什么不能给你,其他的,你要什么便是什么。”“我给你买了几件衬衫和几双袜子。我觉得自己买也许不舍得,给你买就不难了。”海藻高兴地跳起来跑到外面去把衣服拿进来。”宋思明摆摆手说:“你错了。我根本不需要这些。那与我的身份不配。这些适合生意场上的。”“看见海藻由兴奋到失望的表情,他又接一句:“放在你这里吧!有时候如果我住在这里,第二天也有衣服换。”海藻兴味索然地把衣服挂进衣橱说:“是啊!你也不可能带回家的。你该走了吧?”宋思明看了看表说:“是的,我该走了。”说完起身把衣服穿妥当。

海藻为难地说:“他不一定有时间。我问问他。”苏淳这一向突然变得夜生活丰富。总有人或部门在下班前拉他去交感情。先是人事科请去吃饭,第二天苏淳又被小赵带的一拨陌生人拉去喝酒,第三天晚上,又有另一拨总务处的相邀喝酒。苏淳很快就醉了,等睁眼一看,发现自己躺在洗浴中心的一间房子的床上,旁边坐了个近乎全裸的小姐,吓得苏淳抱着裤子落荒而逃。第四天一大早,苏淳打死不愿意去上班了,在家缺席说自己头疼。跟老婆讲,我迟早得失身,昨天晚上失身我根本不知道。即便失了你也要原谅我,因为我是被强奸的。我本人没那个意思。海藻笑笑不得,本来一肚子气要发火,看苏淳可怜的模样,就拉倒了。宋思明给海藻去了个电话:“你在做什么?”“遵你指示上班啊!”“那你等下去水人。”看见海藻由兴奋到失望的表情,他又接一句:“放在你这里吧!有时候如果我住在这里,第二天也有衣服换。”海藻兴味索然地把衣服挂进衣橱说:“是啊!你也不可能带回家的。你该走了吧?”宋思明看了看表说:“是的,我该走了。”说完起身把衣服穿妥当。



宋思明临门吻了吻海藻说:“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我自己有钥匙。你出去别忘带钥匙,否则得等我回来你才进得来。我来了是没准点的。”“那我可以复制一套钥匙交给这儿的保安吗?”宋思明想了想说:“不可以。你还是复制一套交给海藻。”“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和你……”“她迟早会知道的。”宋答得干脆利落,风般离去。果然,第二天海藻电话就来了:“海藻,你是不是又和他在一起了?”海藻说:“是的。”“那小贝怎么办?”“分了。是他不要我的。”半晌海藻都没说话。最后海藻说:“你好自为之吧!我多说也无用。对了,毕竟是人家帮了咱们,我想下个星期天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。你安排一下吧!”

海藻太喜欢这套房子了!楼下就是绿地花园和游泳池景观,而北面远眺是世纪公园,三个卧室都朝南,宽敞敞敞,客厅与厨房联体,装修俱全。就是离宋思明的办公地点有些远,以后想去看他就不那么方便了。宋思明适时打电话来问:“满意吗?”海藻躲到阳台答:“不满意,离我上班的办公室都远。我要一套靠你近的,这样,哪怕你有半小时的空,都能过来看看我。”宋思明笑着说,我知道了。临走的时候,宋总还一脸遗憾呢!就好像自家闺女相亲没看中一样失望,还不提他那双眼睛。海藻礼貌告辞。晚上,宋思明又过来报到,海藻在他离去时拉着他的手说:“我姐姐说,这个星期天想请你吃顿饭,感谢你。”宋思明想了一下说:“好。不过只能吃中饭,下午我有约会。”

